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陆柱国 著

上甘岭

SHANG GAN LI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四辑:保卫新中国)

上 甘 岭

陆柱国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甘岭 / 陆柱国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6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 / 黎白主编)

ISBN 7-80171-336-2

I. 上…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994 号

上 甘 岭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4 千字

2005 年 5 月(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336-2/I · 243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目 录

上 甘 岭

一	(1)
二	(11)
三	(25)
四	(39)
五	(52)
六	(70)
七	(77)
八	(89)
九	(99)

踏平东海万顷浪

第一章	(111)
第二章	(126)
第三章	(138)
第四章	(147)
第五章	(203)
第六章	(214)
第七章	(221)
第八章	(232)

第九章	(250)
第十章	(258)
第十一章	(269)
第十二章	(285)
第十三章	(299)
第十四章	(309)
第十五章	(337)
第十六章	(348)
第十七章	(354)
第十八章	(364)
第十九章	(371)
尾声	(385)

—

黎明，半明半暗的光亮，斜射进了坑道口。连长张文贵迅速穿好衣服，在机枪子弹箱做成的洗脸盆里，洗了脸。以后，他迈了几步，走到坑道外面，伸展两臂，挺起胸脯，深深地吸了几口湿润的、稍带寒冷的新鲜空气。

秋天的早晨，阵地背后远处的景色，简直像一幅美丽的水彩画：无穷无尽起伏连绵的山岗，到处是红得像火一样的枫叶，中间点缀着翠绿的马尾松，和一种不知名的、叶子黄得像熟透了的桔子一样的树木。这几种颜色调配得十分匀称。又轻又薄的朝雾，像洁白的丝手帕似的在这美丽的山谷中飘来飘去。当初升的太阳，把它那金黄色的光线，撒在山顶上的时候，朝鲜的每一寸土地，都像彩色的绸缎一样闪烁得耀眼了。

张文贵每天早晨都要站在坑道外面来看一看这朝鲜的景致，正像他年幼的时候，站在家门口看那集市上热闹的行人一样。他身材高大粗壮，宽宽的前额上被战争和风霜深深地刻下了几条皱纹。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住他那孩子般的天真。现在，他双手插在裤兜里，身子微微向左右摇晃着，并且卷着舌头，轻轻地学着鸟叫。

一只灰色的山雀飞到坑道外面一棵被炮弹炸断了的短树桩上。它扭动着红色的脖子，唧唧喳喳地叫着，并警惕地、不时地看一看张文贵。后来，四颗迫击炮弹一齐落在通往营部去的交通沟旁，火光一闪，地面剧烈地震动了一下，那只小山雀颤抖着身子，马上展开翅膀，一直向北飞去了。张文贵惋惜地看着那个灰色的点

子,直到它飞进枫林里为止。然后,他才拍拍肩膀,摘下帽子,把上面的灰土弹下去。

自从进入坑道工事,几个月来,连长张文贵感到自己的心境变得和往常不一样了。过去,他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除了行军、作战、整训、练兵之外,他对于外界的其他事物,是不大留心的。最近几个月来,他和他的连队差不多整天呆在坑道里,只有夜间才能活动一下。看不见一间民房、一个朝鲜老乡,甚至连太阳都很少看见。离他们几百公尺的南边,就是美国侵略军的阵地。敌人每天向他们打炮,飞机每天在轰炸,阵地上除了交通沟和焦黑的弹坑之外,连一棵青草都很难找到。因此,任何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和每一个小动物,现在他都感到新鲜、亲切。前些日子,为了“反对细菌战”,他从团部养的一窝小猫中间,抱了一只头上带有白斑的黑色小猫到坑道里,让它“捉老鼠”;可是三天以前,这只小猫溜到山坡上晒太阳的时候,被敌人的一颗山炮弹打得连一只完整的腿都找不见了。为这件事情,张文贵的通讯员王继保一直大骂了三天,张文贵暗地里也在骂。现在,连那个偶然飞过来的小山雀也被美国炮弹惊走了。他恨恨地吐了口唾沫,咕咕哝哝地低声骂了一阵,一扭身子,又生气地回到坑道里。

几个在夜间到外面加修工事的战士,刚回到坑道里不久。他们有的还在收拾身上的泥土,有的从木炭火盆上提下军用水壶往饭碗里倒水喝,有的已经围坐在草铺上,把挂在墙上的豆油灯拿下来,打起扑克来了。不用仔细看,张文贵就知道这四个人中间一定有全连出名的、最爱打扑克的刘才学和林茂田。

“唉!倒霉!第一张是二,第二张还是二,三张加起来是个七!”矮胖矮胖的战士刘才学每拿起一张牌,就用指头弹一下牌边,有些懊丧地说。他噙着一支粗大的卷烟,烟熏得他眯缝着眼睛,细细的两道眉毛紧皱成一条线。但,因为他还在拿牌,所以没有机会把卷烟从嘴角取下来。

面孔微黑、眼睛大得出奇的机枪射手林茂田，手里边已经掌握了“大飞机”和几个 A、K，他高兴得眉毛头都扬起来了。当他手里拿够十二张的时候，他就警惕地用一只手按住剩下的六张“底牌”对刘才学说：“你要‘分’吧，能打多少？”他晓得：如果刘才学的牌不好，那么对方一定要先拿起“底牌”再要“五十分”或“六十分”，刘才学就有这么个“赖”劲。

刘才学把手里的牌插了又插。最后狡猾地笑着说：“哈！我要个屁！没有英文字，也没有‘分’。和牌，和牌！”他一弯腰，把牌放在面前：“大家看，大家看！”

“我看看！我知道你的鬼多！”林茂田把自己的牌一合，把刘才学的牌一张一张摊开。最后，在一张“红桃二”下面，翻出了一张“方块 K”。刘才学一看露了马脚，赶快抓起六张“底牌”往自己的牌里一搅，站起来说：“不行，不行。该睡觉了！”

“睡觉？你要赖皮！这一盘非打到底不行！”林茂田脸也气红了，眼睛瞪得更大了。

刘才学刚扭身要逃走，被林茂田拉住了脚。刘才学呼一家伙倒在睡在他们旁边的排长身上。

二排长宋占方睡得正甜，被刘才学砸醒了。他侧起身子坐起来。他是个既不会打扑克，又不会抽烟的人。他一看见刘才学的烟灰掉了他一被子，又看见满床扑克。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刘才学，你！你留点劲打仗不好吗？”

刘才学知道排长这话说过去就算了。他赶快弄熄了烟卷，伸伸舌头，向大家道歉：“对不起，从头来吧。排长骂我一顿，你们难道还没有消了气吗？”

连长张文贵坐在一个手榴弹箱子上。他侧着头，很感兴趣地看着这两个人。林茂田越是瞪眼睛，刘才学就越要“耍赖皮”。张文贵虽然没有正式提倡过战士们要打打闹闹，但他是十分高兴打闹说笑的。的确，战士们如果整天规规矩矩、一声不响地坐在坑道

里，那还算什么生活呢？

这个“甲号”坑道，像一个家庭一样。顽皮的刘才学和容易发脾气、爱大声嚷嚷的林茂田，成了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活跃人物。刘才学专门找空子说俏皮话，甚至不分什么样的场合。按照林茂田的说法，刘才学还是个“小赖皮”。林茂田发脾气，也已经成了习惯，遇着不顺眼的事情，他都要瞪起他特有的大眼睛，放大嗓门乱说一气。他特别爱和刘才学吵闹。可是他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打扑克在一块，睡觉挨在一块，而且“捉舌头”、“打活靶”，两人也是寸步不离。

刘才学和林茂田的争吵还没有结束，电话铃叮叮当地响了。坐在铺上的电话员抓起耳机听了听，说：“在——是，是！”就把耳机交给张文贵：“教导员和你说话。”

“‘一零九’号首长要到你那里去，你要注意！”教导员吕安国的宏亮声音拉得很长。以后他的声音又低得仅能稍微听到：“尽可能‘限制’他的活动！首长一到，马上在电话上告诉我！”听这口音，大概是“一零九”号站在教导员的身边。

“什么？一零九号？”张文贵蹲在电话机旁，吃惊地问。

“就是！马上从这里动身。”

说实在话，张文贵很盼望师长到前沿来，但他又不愿让师长来。因为在前沿坑道中，要看一看上级首长，就能得到很多安慰与鼓舞；可是，前沿阵地是十分危险的。

“好吧！”张文贵急忙站起，搓了搓手。摸摸自己的下巴，胡子还不到该刮的时候。他也知道战士们是和他同一天刮的脸，但他仍不放心。于是，他命令通讯员：“王继保，通知一排和前沿班，让他们仔细检查一下，看谁的胡子长了，再刮一刮。马上，师长就来看我们。”

坑道里在忙着检查。正和刘才学争吵的林茂田，被当作“重点”指出来。他用湿手巾擦着下巴，涂上肥皂，气愤地对理发员说：

“我这胡子比青草长得还快！我和他们是一齐刮的脸，可现在就又能编成辫子了！”

刘才学接着说：“理发员，你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都拔下来，往后不省点事吗？”

理发员正拿着刀子，笑了。林茂田狠狠地瞅了刘才学一眼：“刮过脸，咱们再算账！”

现在，只剩下刘才学一个人孤零零地拿着扑克坐在那里。他俏皮地、然而又是小声地问：“我没有胡子，怎么刮呢？”

张文贵看了他一眼：“你可以不刮。可是有一点：师长来了，你少说点俏皮话。你的心眼太多，累得你个子不长，连胡子也不长了！”

林茂田“幸灾乐祸”地对着刘才学笑了笑。

“我保证不说——我现在‘过过关’吧！”刘才学一个人摆弄起他的扑克来了。

张文贵在坑道里走了一遍。他检查了一下枪放的是否整齐，被子叠得是否端正，甚至连放火盆、挂油灯的地方都看了看。一切都很好。最后，他又仔细地收拾了一下在领袖像前的、插在“通化葡萄酒”瓶里的两束枫叶和蓝色的野菊花。那葡萄酒瓶，是他们几天以前庆祝祖国国庆时，喝完了酒，保存下的；那枫叶和野菊花，是军部文工团几个女同志来前沿给战士们演唱时，献给他们的。

一切都收拾好了。张文贵从皮挂包里掏出镜子，照了照脸，走出坑道去迎接师长。当师长崔信伟还是团长的时候，张文贵给师长当过警卫员。师长最讨厌他的下级肮脏脏脏去见他。一次，一个胡子很长的营长去团部开会，崔信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警卫员，喊理发员来，先给他刮一刮胡子！”把那个营长说得很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去见他了。有时候，张文贵偶然忘记扣脖子扣，崔信伟就要批评他：“你们这些警卫员，怎么总是吊儿郎当，游击习气！”所以，直到现在，每逢要和师长见面的时候，他总要使自

己和连队都更干净漂亮些。

等了一会儿，仍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子。张文贵顺着交通沟往前走。在交通沟的一个转弯处，迎面和师长碰上了。

师长累得满头大汗，汗水顺着略有几根灰白头发的鬓角往下流。他手里挂着一条作为手杖用的树枝，警卫员替他拿着大衣。再后面，紧跟着一个背红十字皮包的卫生员。

张文贵举手敬礼，师长来不及还礼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你在这里干什么？”

“等首长来。”

“以后不要这样，没有必要，不必在外面来回走。你的阵地我已经很熟悉了。”崔信伟双手放在“手杖”上，略微喘了几口气。

“是！走吧，不远就到了！”

“走吧！这个山可真不容易爬。偏偏又遇着这么个警卫员——不让我在路上休息！”

当他们来到坑道口的时候，师长停下了。

“张文贵，你看，‘我们进坑道，祖国见太阳。’这对联是谁写的？我一个多月没来，你们的坑道连对联都有了！”

张文贵看了看坑道口旁边石壁上刻的几个字，回答：“是我们指导员想的，五班战士刘才学刻的。”

“你们指导员不是最近负伤了吗？他现在怎样？有信来吗？”

“有信来。他说住医院简直憋得像关禁闭一样的难受。现在副指导员在家——就是原先的一排长王洪远，刚提升起来。”

“啊！顶上那几个字——‘阵地为家’——刻的有些小了。横额应该稍大一些。”

“是小一点，没有经验。首长请进去吧！”

战士们靠着坑道一边排成了一列横队。二排长宋占方喊了个“立正”，战士们像在操场上一样咔的一声，把脚跟碰得发响。

“随便坐吧，随便坐吧。这真像检阅。有的人才刮了脸。张文

贵,是不是因为我要来了,你们才特意刮了胡子?”师长满意地笑着问。

张文贵笑了笑没有回答。

“随便坐吧!”师长又吩咐了一声,二排长才让战士们解散了。

张文贵给师长搬了个手榴弹箱子,又赶快向营里报告了首长已经到来。崔信伟没有立即坐下,他很感兴趣地拿起那两束枫叶看了看说:“快枯了!下次我再来的时候,给你们带点新鲜的。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再来。你们有人到后面做什么的话,可以多带一些。前边阵地不能和后边比,光得像秃子头!”

“秃子头总还会有几根头发,这里连一根草毛都看不见!”刘才学接着说。他总是不能忘记他的俏皮话。

“师长,休息休息吧!”张文贵说着又亲自端过一杯开水来。

“好吧!你们生活怎样?”师长坐下来,一边擦汗一边问。

“很好!好极了!我们的炊事班也真能干。饺子、包子、油饼……一天一个样。今天早饭是油条、面条汤。首长就在这里吃吧!你看一看我们炊事班长王永福的手艺!”张文贵十分得意地回答。

“吃得很好,就是烟少一点。不够吸。”刘才学有些难为情地说。他正在卷烟呢。

“烟少!纸烟公司跟着你,也不够你抽!首长,不抽烟的人把烟都集中起来给他,也不够他抽。整天抽,整天抽,把指头都熏黑了。晚上小部队活动,他爬到敌人的眼皮下,还抽烟呢!”林茂田带着讽刺的神气说。

“哪里,哪里!”刘才学想辩驳也无法辩驳。战士们都笑了。

“是吗?刘才学。再这样子可不行啊!我下命令禁止你。”师长也笑着说。刘才学的脸一红,刚卷好的一支烟也不敢抽了。

“张文贵,你领我到观察所去看看。警卫员,把望远镜给我。你们不要上去了。”

观察所可以从坑道里直接走上去。从观察所里,可以一目了

然地看到我们阵地最前沿。我们的交通沟、火力点，就像看自己手掌上的纹路一样清楚。师长看了两分钟光景，放下望远镜，就地坐在一块石头上。

“张文贵，你知道我来这里的用意吗？”

“不知道！”张文贵天真地看了看师长，稍想了一想坦率地回答。

“我不是单纯来检查你的交通沟，也不是来这里随便看看。当师长的，如果每个连每个连这样来看的话，累死我也办不到。我问你，敌人准备进攻了，你知道吗？还恐怕不是一般的进攻。他们整师整师的往这一带调动兵力。光是我们能看到的，前后有一万多辆卡车的弹药运到这里。”

“是啊！敌人的直升飞机就在对面降落过四次！”

“那时范佛里特、李承晚亲自来看地形，来看进攻我们的道路！他们准备了几个月，准备要拿你们这个阵地。”

“首长放心，我们不会把阵地交给他们！”

“当然不能交给他们。可是敌人集中那么大的兵力，进攻这么一点地方，我们不能把整营整团的部队放在这个山顶上。这要凭我们的少数部队来堵住他，还要把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在这里。战斗如果打起来，恐怕会无比的残酷，时间可能拖得很长很长。你要在精神上准备经受这次考验。打仗不是说话，这一小块地方要负担成千成万吨的钢铁！”

“首长，我们事先讨论过，我们有决心坚持下去！我们知道这个阵地不是一般的阵地，这是中线战场的制高点。守住它，可以保证东、西两线的安全；可以控制面前几十里之内的敌人活动。如果我们的阵地丢掉了，敌人会以这个阵地为立足点，夺取我们背后的主峰。如果敌人夺取了我们的主峰，就深入我们的背后，我们整个战线就都要受到很大影响。”

“张文贵，敌人不仅想要占去这个重要的阵地。他们企图在这

里使用军事压力,强迫我们在开城的会议上向他们屈服;敌人想拿下这个阵地,作为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他们的仆从国家勒索炮灰的本钱,好扩大侵略战争。如果我们在这里打不好,我们志愿军全军都要在祖国面前丢脸,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张文贵,什么叫保卫世界和平?对你说来,保卫这个阵地,就是保卫世界和平!不要认为这只是个光秃秃的山头,我们的防线、朝鲜人民的土地就是一个小山头一个小山头,加在一块形成的!”

张文贵陪同师长下去的时候,一堆战士正在闲谈呢。那个刘才学拿着卷烟,两只手不断挥舞着,轻声说:“我敢保证,一定要打仗了。要不,师长亲自跑到这里干什么呢?”

师长听见了,他看了看张文贵。张文贵笑着点点头。

刘才学一看见首长,马上不吭声了。

“你们在谈什么呀?让我听听!”师长看着刘才学的面孔。

“没谈什么,首长。”刘才学急忙回答。“我们听说,祖国慰问团不是要来了吗?这一次可不知道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

“烟!”师长幽默地说,“你只知道向祖国要东西,你给祖国些什么呢?”

“打仗!首长,我问个问题好吧?”

“问吧!”

“什么时候才打大仗呢?真是!闷在洞里几个月,除了打个冷枪、摸个哨兵以外,什么都没有做。可是,整个前线,有些部队光打胜仗。这里消灭一个连,那里消灭一个排。我们能不活动活动吗?”

“要打,要打。你把你的枪擦好等着吧!”

没有等到吃早饭,师长检查了一个坑道里的弹药、粮食,就逼着张文贵领他到前沿班去。张文贵本来是要阻拦师长的,但是,他知道师长说什么就是什么,从他当警卫员的时候起,无论在什么样的危险情况下,他都没有能够劝说住师长一次。

“张文贵同志,现在我们不是‘大踏步的前进、大踏步的后退’的时候了。我们就站在这条坚固的战线上,和敌人比赛意志、比赛技术,而且还要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和他们比一比钢铁!”

他们走出坑道口,踏着已经被炮火打焦了的土地,快步地顺着交通沟往前走。

冷风卷着刚刚爆炸过的炮弹烟,迎面扑来。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三个冬天,快要来到了!

一个多月以前,上级动员部队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秋季攻势”。张文贵曾在团部的连以上干部会上讨论了几天,并领导全连战士长期地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但是自从师长亲到前沿阵地和他谈话之后,他的思想更加激动起来。难道说师长不会把他喊到师指挥所和他谈吗?为什么这个上了年纪的高级干部,要冒着很大危险,亲自跑到他的连里来呢?师长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对张文贵的担心、信任、希望与鼓励。每逢想到师长的谈话,张文贵就感到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在敌人的大规模的进攻中,他和他的连队可以取得巨大的胜利和荣誉;此处胜利和荣誉,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希望着获得的。担心的是: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中,他和他的连队将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残酷的考验;这种考验也是他过去所没有经受过的。强烈的荣誉心和责任心,使得这个年轻、勇敢、单纯的连长连觉都睡不好了。

夜里,张文贵到坑道外面检查岗哨的次数加多了。每一次到外面去,差不多总要听到从东、西两侧传来重炮的排射声和隐约的手榴弹声。每天,营里都在传达着友邻部队新的胜利消息。作战地图上,有很多标志着敌人阵地的小蓝旗,已经换成我们的小红旗了。两侧的部队不断地进行反击;可是张文贵连队的阵地却在沉默着。

友邻的炮声和胜利消息,张文贵很自然地把它和师长的谈话联系在一起:显然,为了就要到来的上甘岭战斗,现在已经开始从

侧面打击敌人，以便减轻他们将来施于上甘岭的压力。

张文贵每天醒得更早了。差不多早晨三点钟的时候，他就要起床到外面去看一看、听一听，因为敌人一般都是在早晨发起攻击的。敌人每天仍和过去一样往阵地上不断打炮。张文贵想从敌人每一排炮弹的爆炸声中，去寻找敌人攻击的征候。然而，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战线仍然是平静的。这种明明知道敌人要进攻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攻的心情，是很折磨人的。张文贵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有时候他还无意识地模仿着师长的样子：背着双手，微皱眉头，在坑道外慢慢地来回走一走；有时候，他又觉得这种焦急的情绪是非常可笑的。

自从师长到前沿坑道视察之后，团长张凯又到张文贵的连里来过两次。每一个单人掩体和机枪位置，团长都一一的亲自加以检查。

坑道里储存的手榴弹，大部分都拧开盖子了；交通沟、单人掩体、火力点又检查过十几次了，可是敌人还没有来进攻。

一个星期以后。从天亮开始，敌人的飞机就开始了轮番轰炸，一直轰炸了两天。仅张文贵一连人所扼守的几个小山包就落了四百多枚炸弹。至于飞机上打下来的火箭炮弹和机关枪弹则是无法统计的。

山顶上通往各火力点的交通沟，像断了的线一样，一截一截的。单人掩体有很多已经被炸弹坑代替了。

在第二天轰炸后的晚上，战场上非常沉静，甚至于连敌人专管“骚扰性射击”的炮群，也很少向我们开炮。

张文贵这一夜根本没有到床铺上躺一躺。他坐在电话机跟前，兴奋、紧张得差不多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过去，他可不是个爱抽烟的人。营、团每隔半小时都要打电话问情况。到两点多钟的时候，师长也打电话过来了：

“张文贵，怎么样，很安静吗？”